

官商1883

GUAN SHANG

商父盛宣怀：富可敌国洋务

巨擘，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商圣胡雪岩：富甲天下红顶

商人，左宗棠的财力后盾

曾钰钦 著

官商 1883

曾钰钦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商: 1883 / 曾钰钦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54-4491-2

I. 官… II. 曾… III.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245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责任校对: 陈琪

装帧设计: 周娟 钟琛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 74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 28.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48千字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忘却的记忆

自从文字纪事以来,可考与不可考的历史便一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历史具有多元性,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透过历史,看到的是不同的故事。正如这部历史小说所聚焦的晚清时代,熟知或者不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有着不同的观感,而即使在熟知史实的人们心目中,这段历史也有着大相径庭的面貌。

这是源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翔实与戏剧性。在中国,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也知道慈禧太后,知道光绪,知道李鸿章、曾国藩或者是胡雪岩。这些名字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那些历史往事,常在不经意间就成为饭桌茶局的谈资,更多的则见于繁复重叠的小说、影视剧之中。

但,就像历史乃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不可或缺的综合构成一样,它同样也不可能只是名人名事的简单堆叠。

有赖于保存至今的浩如烟海的晚清史料,研究者们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真实且可互相印证的材料,从而为我们还原出更为贴切与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自然,前言所谈及的那些在中国民间津津乐道的人物以及他们所发动、领导的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晚清新政等等重要史事,就如同浩瀚历史星空中最明亮的几颗星辰,串起了历史星河的经纬线。

但是,在他们之外,在那些最为核心的政治事件、军事斗争一旁,还有无数声名并非如此响亮的人物甚至是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并非那么脍炙人口的事件甚至是最平淡的琐事,它们一起将这历史的如花精锻细细编织。了解了这些细节,你才能算是真正地褪下了历史的神秘薄纱,你才能看到那些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场景,你才会真正明白:历史从何而来。

这就是那些被忘却的记忆。

这本小说便是以这样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它不是要危言耸听,也不是故作惊奇,只是

轻轻地将历史的真相抄写在泛黄的纸张上，置于你的桌前。

比如盛宣怀这个人物。他的名声远远赶不上那位得益于高阳先生的小说而以“红顶商人”闻名于世的胡雪岩。但在历史的真相中，这位以李鸿章幕僚出身的江苏人，不仅最后官居一品，成为晚清“皇族内阁”中屈指可数的汉人尚书，并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而且他一手操办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中国电报，并创办了交通大学……他数千万两白银的身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晚清首富”，也真正才当得上“官商”二字的评价。

再比如洋务运动的始末。大多数国人只知道它的发起与最后被判定为失败的结局。可作为这样一个持续了数十年，几乎集中了当时国人所有精英阶层心力与财力的运动，其中必然有许多故事可讲：延续至今的“招商局”曾经一度是全亚洲最强大的航运集团；后来派生出武汉钢铁厂、重庆钢铁厂的汉冶萍铁厂，最初的勘矿曾经遭到士绅的一致反对；由中法之战导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才是击败了包括胡雪岩在内的无数民营资本的核心要害……

诸如此类。这些过去并未走入大众眼中的人和事，却能够勾勒出一个更加清晰、真切的晚清。在1870年到19世纪末的这三十年间，是“同光中兴”下的清朝奋发突进的时光，它虽然最终挫败，却不乏诸多闪亮的光芒。那时的上海，俨然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股票、银行、房地产泡沫……如今我们熟知的资本大戏在100多年前的黄浦江边轮番上演。那时的京津，宫廷争斗还未发展成萧墙之祸，朝廷之内更多是清流与洋务、湘军与淮军的派系之斗，但同样波谲云诡错综复杂。那时的清国官场，还未沦落到数十年后《官场现形记》中描写的那样腐朽不堪，还有一些有振作之心的士人在奔走疾呼身体力行。那时的商场之上，已经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新兴阶层，与传统的商贾分庭抗礼……

是的，这段历史是如此的鲜活澎湃，而并非我们传统印象中晚清五十年的死水一潭。而又正因为它的鲜活澎湃，注定了任何一部小说，哪怕煌煌百万言，也无法道尽其中的曲折细微。

所以，正如这部小说的名字一样，它数十万字的篇幅关注的，是晚清经济命脉的发展与“官商”这两个彼此分离却又逐渐一统的角色在其中的喜怒哀乐。写作这部小说，不仅查阅了数之不尽的资料与文档，更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来思考与清理，这是源于对历史的敬畏感，对那些真实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物的尊重。没有过多的铺陈，也不会刻意雕饰。只为了，纪念那些被忘却的记忆。

目 录

楔 子	1
-----------	---

第一卷 起

第一章	5
1. 初入上海	5
2. 静水深流	20
3. 轻忽冒进	31
第二章	57
4. 秦淮风月	57
5. 金陵一梦	76
6. 临危遇贵	86
第三章	100
7. 暗夺船局	100
8. 沙船暴动	107
9. 初生龃龉	123

第二卷 承

第四章	136
10. 湖北谋矿	136
11. 纠纷再起	147
12. 良师入幕	159
第五章	174
13. 议购旗昌	174
14. 两江筹款	186
15. 长袖善舞	192
第六章	197
16. 朱唐裂决	197

17. 砥柱中流	206
18. 赈捐直隶	219

第三卷 转

第七章	235
19. 欲擒故纵	235
20. 利益攸关	245
21. 南北相争	253
第八章	265
22. 命系于人	265
23. 难得糊涂	276
24. 一击中的	282
第九章	290
25. 悲风顿起	290
26. 迷离乱象	303
27. 兑筹换码	312

第四卷 合

第十章	329
28. 哄价抢丝	329
29. 力有不逮	343
30. 完败裕记	351
第十一章	359
31. 危机深沉	359
32. 各择高枝	376
33. 破产还债	393
第十二章	405
34. 临难自保	405
35. 阜康雪崩	416
36. 云散烟消	428

尾 声	442
-----------	-----

楔

子



京师正阳门东，是兵部街，兵部衙门坐落于此。兵部衙门一旁，是负责各省与京师各部往来公文、邸报的驻京提塘官公所，常有驿马奔返投递公文。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①，天方才蒙蒙亮，从正阳门外便有一骑飞奔而来。霜浓路滑，那驿马四蹄飞扬，辚铃叮当急促作响。早起的路人见这驿马来得凶猛，纷纷退避，却见马上人兀自还在加鞭催促。

待赶到提塘官公所前，马上人把马一勒，马头猛甩，希律律长嘶几声，险些把人掀下来。这边职守在公所前的衙役忙上去将他扶下马来。一边把备好的滚热姜汤端来连灌几口，一边替他把自己身上、脸上早已凝成一片的霜花抹去。等这人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便有人问：“这天气赶路，难为兄弟了。不晓得是找哪一省的？”

“江，江苏。”这人牙齿还在上下打颤，却挣扎着将背上的用层层油纸包裹的折包取下来，又喘一口气，蹦出五个字来，“六百里加急！”

这下围着他的提塘官便慌了起来，有人喊道：“快去叫老邓过来！江苏的六百里！”不一刻，一个穿着五品武官服的瘦长个子从里面小跑着出来，人还未到，声音便先传来：“我来了！折子在哪里？”

待跑到跟前，先看了一眼送折子的人，老邓惊道：“这不是杨兄弟？你老人家亲自跑这一趟？”还不等姓杨的折差答话，老邓已转过头去对纷纷围过来的各省提塘官讲道，“这位就是我原先讲过的杨靖杨兄弟，何抚台^②跟前的红人，和我老邓有些瓜葛亲。”又不等提塘官们回话，他又转过来一边撕着折包上的油纸，一边问杨靖：“你老人家都出来送折子了，不晓得是什么大事情？还要六百里加急，自从江宁克服，总有多少年江苏没有发过六百里了！”

杨靖这时已回过气来，抬头看，见兵部捷报处下辖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陕甘、新疆、云贵及漕河提塘官十五人俱都围在自己和老

^①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公元1871年3月16日。

^② 何抚台，指何璟，时任江苏巡抚。

邓身边，翘首以待的样子。他心知这些由各省督抚保荐到京师做提塘官的，一个个都是武举人出身，又有百般玲珑，专会打听消息，即使自己不讲，只要折包拆开，过不了半个时辰便俱都传遍了，不如卖个乖巧好留后日地步。便压低声音道：

“两江曾国藩去了！”

此言一出，满堂顿时鸦雀无声。愣了片刻，提塘官们这才七嘴八舌论起来：“怕不会吧，涤帅^①前几日还有奏章递进来！”“是听讲起身子骨不行了，也快不到这个地步？”

一旁老邓已把折包拆开，看了一眼，断言道：“再不会错了！你们看，盖的是江苏巡抚的大印，写的是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江苏布政使联衔拜发，又另有抄送兵部、吏部，注明六百里加急。又没有仗打，不是捷报，除了督抚出缺^②，再不会有其他的了！”

“哦！”提塘官们得了确信，却转瞬间便都散去，老邓对杨靖道：“兄弟你不要怪他们无情，实在这样天大个消息，他们都要赶着朝各省报回去的。吃的就是这碗饭，逼出来的。我这里也要赶紧把折子送进去。你要紧不要？要是撑得住，就等我回来——”

“怕是要先找个大夫看看。”刚才杨靖全凭一口气强支，此时顿觉头晕眼花支撑不住，又觉得腿内潮成一片，拿手一摸，竟是血从厚厚的棉裤中渗了出来。两眼一发黑，晃晃就倒了下去。

待醒来时，已是躺在床上，老邓在一旁照顾。杨靖醒过来第一句，就是问道：“坏事了！我躺了几天？”

“你躺好！”老邓忙把他按住，讲，“你身子骨到底结实，就躺了一个晚上就醒了。本来大夫看了都说凶险，好容易挺过来，用不用得着这样子急？有什么事就不能等熬过来再办？”

“这件事等不得！”杨靖又挣扎起来，问，“折子递上去，上头还没有发话吧？”

“哪里有这么快？”老邓讲，“两江出缺，这样大的事，又要拟谥号，又要议丧礼，还要定署任顶缺，哪里一两天就办得到？军机老爷们忙成这样，再如何也要三四天工夫才拟得出稿子，上头还要斟酌，没有五天工夫，旨意下不来！”

“那就好。”杨靖点点头，继而看看屋内没有其他人，凑过身子去问，“老邓，有桩生意，你和我一起做，怎么样？”

“什么生意？”老邓只愣了一瞬，旋即笑开来，“你想从我这里打听什么消息？你问就是，提塘官嘛，本就是串通上下。”

“这个消息不比寻常。两江署任人选一定，老邓你要第一个给我讲！”

① 涤帅，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字伯涵，号涤生，官场称字、号而不称名。

② 出缺，官员在任病故而至职位空缺。

杨靖这个话是讲得有来头的。朝廷旨意由内阁拟定皇帝用章后，能够明发天下的毕竟少之又少，但要让各地督抚了解朝廷动向，便沿用了宋代以来的邸报制度，将明发谕旨与臣僚重要奏章汇编发至都察院六科，再由各省提塘官抄发至各省督抚。是以京师中，消息最灵通的，除了号称“小军机”的军机章京外，就是各省提塘官了。也因这层打探消息的便利，除了邸报之外，提塘官们往往另向各省兜售消息，号曰“小报”。老邓就是精于此道。

但听到“两江署任”四个字，老邓却摇头了：“杨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两江署任这是要明发的旨意，若是从我这里先讲出去了，事体太大，查起来，我是逃不了干系的！上头这几年，对小报管得严了。若是寻常消息，你我兄弟要好，替你打听打听也无妨，这个事——”

不等老邓讲完，杨靖就打断了他，伸出一个手掌在他面前晃了晃：“事成之后，我这里有五百两辛苦钱，总不让你白忙一场的。”

老邓惊得嘴都合不上了，半晌才道：“何小宋^①也太撒得手了！两江署任，要是派到他头上，早两天知道晚两天知道有什么打紧？要不派到他头上，他这五百不是白花了？”

“哪个讲是小帅要打听这个？”杨靖忙挥手道，“你自管去探消息好了，回头有你好处分就是，管得太多有什么好处？”

“是！既然杨兄弟这样讲，我就去探探看。”

三天后，老邓来回话：“真是巧得很，我新近认识了个小军机，他已经讲了，明日就要下旨！不等抄到内阁、六科，他先就报给我。这要再快没有了。但是——”

“怎么样？”

老邓舔舔嘴唇，壮着胆子道：“但是前途讲了，五百两太少，这消息要值到一千两。银票要现兑的，少一个钱都做不了——兄弟你不要疑心我，我在中间只是传一个话，我是一分都不拿的！”

杨靖心中好笑，嘴上却道：“一千两就一千两！但我来时，身上只有七百两银票，你看这样好不好？老邓，算我借你三百两，我立个字据给你，算我欠你。都是一省出来的，少不得你要替我担待些。回头总有折差上京，我让他带过来。”

老邓心中盘算了一番，就算这三百两到不了手里，他答应那军机章京的其实只有两百两银子，自己还是有五百两好赚。便装出副难为的样子，道：“哎，谁让我们是做兄弟的？少不得我替你先垫了。”

杨靖此时已能起床，便从包裹里取出一张五百一张两百的银票，递给老邓：“这是阜

^① 何小宋，何璟，字伯玉，号小宋。

康^①的银票，上海开出来的，京师阜康通兑的，你先看看。”

“阜康的银票是再错不了的！”老邓见钱眼开，忙举起来看了好几眼，这才收起来问道：“你那天讲不是何小宋要买这消息，那又是哪个主顾出这样价钱？我们是兄弟，并不敢瞒你，就这样要明发的谕旨，哪里值得到一千两的价钱？”

“人家要的是赶日子，要抢在邸报和廷寄之前。越早越好。我也不瞒你老邓，早一天送到人家手上，我每天都要多五百两银子的好处！”

老邓惊得连连“哎呀呀！”地嗟叹不已，“早多几个这样的主顾，我就发家捐个道台来做了！”

第二天，廷旨拟好，两江总督一职由江苏巡抚何璟署任。一得到消息，杨靖早就收拾好行装，离开客栈，也不骑马，租了辆马车，飞奔至天津。而后搭乘怡和洋行^②的轮船，两夜一日即赶到上海，而此时，驿路上的廷寄不过才进山东，总要四天后才能送递苏州。

杨靖下了轮船，立即赶往租界里的十六里铺，找到一家茶行，看看牌匾，正是“宝源祥”三个字，便迈步进去。有伙计迎上来问有何贵干？杨靖喘口气，讲道：“请你们东家来，我从京师带信回来了！”

① 阜康，阜康钱庄，胡雪岩创办。

② 怡和洋行，英文名 Jardine Matheson，曾是亚洲最大的英资公司，至今仍是世界 500 强。

第一章



1. 初入上海

二月十五，春雷还未响起。滚滚乌云已从东方而来，沉沉地压在黄浦江上，乌墨般的云团迷蒙混沌，翻滚、吞噬着上海的天空。朔风怒号，从江南制造局还有洋人的祥生、耶松船厂^①的高烟囱里涌出浓浓黑烟，和着上海城厢内外燃煤取暖烧起的烟气，通通都被刮得一忽儿向西，一忽儿向北。冰沁刺骨的雨水夹着霜雪，簌簌而落。

黄浦江码头前，美商旗昌洋行^②的一艘轮船刚刚拢岸，汽笛长鸣，浓郁的黑烟从烟囱口被扯上天空，舷梯放下，搭乘的中外客人如蝼蚁般慢腾腾地在风雪中缓慢下船。候在岸上码头的挑夫在工头的吆喝下，脱了袄子，就穿着件汗衫，露出黝黑结实的臂膀，一拥而上，忙着从船上卸下大箱小包的货物。

在这纷扰嘈杂的人群远处，一条由这轮船拖带的红头船早已解掉缆索，独自靠岸，一搭上跳板，几个早就冒风顶雨等在码头上的宝源祥茶行的伙计三步并作两步，撑着油伞，从船上接下了自南京归来的东家徐润^③。

徐润三十多岁，人有些清瘦，留着不长不短两撇八字胡。他才从船舱里探出头来，宝源祥的档手^④徐庆元便亲手将一领貂皮大氅披了他肩上，自己又吩咐伙计寻觅挑夫，把徐润从南京带来的几十箱土产挑下船来运到茶行里。

等安排完毕，上了徐润那辆特意花了500两白银从英国订制的“亨斯汀”马车，徐庆元一边敲敲车厢，吩咐起步，一边转过头来对徐润道：“雨叔你可回来了，唐总办这三天几

① 耶松船厂，1865年创立。

② 旗昌洋行，英文名：Russell & Co.，远东最大的美资公司，1818年在上海创立。

③ 徐润，1838—1911，字润立，号雨之，晚号愚斋。

④ 档手，钱庄、茶庄等行业的经营负责人，兼有经理、财务的职权。

乎天天来找,也不知道是什么大事。”

徐润皱起了眉头。

曾国藩病逝,朝廷令江苏巡抚何璟暂署两江总督,官、商两界无不想方设法打探钻营,想谋些好处或是保住原来的差事。徐润花大价钱买到了何璟署任的消息,当天就从上海赶往苏州,又陪何璟赴江宁上任。有这样一番动作,再加上银钱铺路,更兼着徐润、何璟同是广东香山人,本就有乡谊在里头,何璟一高兴,当即就允诺,年内替徐润弄一个保举,将他候补知府的官衔提一提。这在徐润,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事,但他经营茶叶,除了收茶、出口要同茶贩、洋行打交道外,总还要同厘关、税卡、海关有一番应酬,上面有两江总督照拂,事情就要好办许多。

可无论如何,说到底这并非徐润的正途。听徐庆元这个本家侄儿讲时任英商怡和洋行总办的唐廷枢接连来找了自己几次,知道必定是生意上的大事,徐润不由得自语道:“天要塌下来了么?从没见过景星急成这个样子……”

从黄浦江码头一路北行,过了苏州河上的二摆渡,再朝北走,不多时便到了徐润在苏河湾置下的园子,起了个名字叫做“止园”。这里规制虽然不大,不过十来亩地的光景,但徐润做洋行多年,自然染了不少西人风气,装潢布置多用西方器物,格调便与寻常江南园林不同。

怡和洋行总买办、浙江候补道、上海茶叶同行公所的董事唐廷枢此时已在客厅里等着徐润了。两人同是广东香山人,又先后在上海的洋行里当过买办,因为经营茶叶的缘故,更是紧紧绑在一起。这止园唐廷枢来过无数次,对里面的摆设、玩物早就谙熟于心,可此时他却无心把玩,只是静默地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厅堂里来回踱着脚步。

正焦烦间,听得背后传来脚步声,转过头去,徐润已是脱了外套,大步走来,一边笑道:“景翁!又有什么发财的好生意,想到兄弟我了?就急成这个样子?”

谁知唐廷枢却没有与他客套的心境,迎上前去说:“雨之,找个能说话的地方。”

徐润不由得一愣,这是自己家里,还有什么不能说话的地方?可见唐廷枢一脸严肃,情知事关紧要,便不再言声,将他带到花园角的偏书房里,又吩咐下人看住花园口,不放别人进来。安置妥当后,这才问道:

“说吧,景翁,就是天大的事儿,你总得先说出来不是?”

唐廷枢定了定神,开口道:“今年的茶价定下来了。”

听到茶价两个字,徐润也不由得提起心来。

他十五岁时便来到上海,投身叔父供职的英商宝顺洋行,不几年间做到总买办的位置,一手负责宝顺洋行在华的茶叶、生丝采购,后来积攒了资本,更是自己出来创了字号收购茶叶、生丝,卖给洋行。虽然没正经读过几年书,但人生得伶俐,在洋人圈中熟悉,又和江浙士绅处得好,不仅卖茶叶给宝顺,还卖给另外两家洋商巨头怡和与旗昌,没几年便赚

了大钱，隐隐将东南茶叶出口握在自己手中，坊间便起了个“中国茶王”的号头，宝源祥也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茶行。

按例每年正月过后，洋商便开始洽谈春茶收购事宜，因为通商条约规定洋人不能到口岸之外的乡下去亲自收购，便都通过中国的茶行采买，各个茶行出价不一，洋人往往挑选其中价廉物美者，立下合同，到时大宗买进，这就是所谓“竞价”。可天长日久，江南茶叶，宝源祥实则已握有三分之二，即或有个别价格低于徐润的茶商，要么品相不如，要么担数太少，所以这洋人的“竞价”慢慢变成了洋行和宝源祥两者斡旋，商讨个两边都过得去的价钱，其余小同行，不过附和而已。也由于此，茶行一年成败，也多系于此次“竞价”，漫说曾国藩病逝，就是当今皇帝驾崩，徐润也必定要赶回上海。

“茶价？你是怡和总买办，怡和今年的价钱已经出来了？多少？年前洋行说今年行情不好，兴许要减价，到底减多少？一两，还是八分？”

唐廷枢也不答话，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就在几上用指头写划起来，徐润忙凑上去看，只见他一笔一顿，在上面写了个“廿”。

“呸当”一声，徐润情急之中挥臂而起，将几上的茶杯打翻在地，口里道：“二十两？景翁你怕是写错了，去年行情下跌，还有二十七八两呢！”

“我没写错，就是二十两，还要十万担起，才是这个价钱！若是万担以下，每担还要低一分！”

“荒唐！”徐润摇着头，“凭这个价钱，洋人到哪里收茶叶去？足足比往年低了三成，照这个价卖出去，哪还有回本的余地？我依然不信。”

“信不信由你，”唐廷枢叹口气道，“起初我也不信，但怡和大班^①克锡说，今年英、德、法三国市面极坏，他们国内订单锐减，再加上印度茶叶丰收，价格自然大跌。怡和今年就开的这个价钱，茶行愿意出多少货，他们便收多少货，想要添一分都不行。”

徐润愣了半晌，好不容易挤出个笑脸：“景翁你东家太不厚道，大不了的事，今年我不卖怡和，专给旗昌！”

“旗昌也是这个价。”

徐润听了这话，好半天没有说话，唐廷枢毕竟年纪大些，还沉得住气，劝道：“你我多年相交，如今又困在同一摊泥里，你给我透个底，咱们才好合计。”

徐润听了这话，刚要张口，却又猛一警醒：唐廷枢也做茶叶生意，减掉七八两价钱，却还稳得住，又要自己“透底”，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猜不到的陷阱？

看到徐润神色犹豫不决，唐廷枢早猜到他所想，轻轻一笑道：“雨之，我们兄弟这么多年都合在一起做茶叶生意，早就是绑在一根草上的蚂蚱，哪里还分什么彼此？你放心，我是实心为你谋划，绝无二心！”

^① 大班，洋行总经理俗称。

略一顿，唐廷枢又说：“我让你透底，是好通盘谋划。这样，我先给你交个底：今年我收的茶叶，实有二十余万担，压上面的银子也是五六百万，如若按照这个价钱，除去转运、垫付、耗损，我不仅赚不到银子，看来还要亏个五六十万的光景。但你也知道，我的盘子不仅在茶叶一项上，除了生丝、桐油，保险行、洋人的轮船公司我都附了股。华海轮船一千六百多股，我一人就占了四百股。如今轮运起色极大，出息看好，所以即使这茶叶上栽了跟头，大面上我还不至于窘迫。而雨之你——今年收了多少担茶叶？四十万？五十万？”

听到唐廷枢剖心明肺，徐润自失一笑，继而皱紧了眉头：“景翁又笑话，我怎么会和你心存隔阂——实在是——我也有一说一吧，今年我收了一百万担茶叶！”

“一百万担！”唐廷枢惊呼起来，“你这可是——去年所有茶行加在一起也不过出口一百九十万担，你今年一个人就吞了一百万担，这……”

徐润苦笑一声：“我也是见洋人在中国收购茶叶势头太猛，同治九年也才九十余万，去年就到了一百九十万，就想着赌上一把。而且想到洋人早有风声说要减价，多多囤积，也是为了好有资本就地还钱。”

唐廷枢听了不敢贸然发话，用手拂着下颌沉思，徐润则自顾自地说下去：“要害的还不在这里。这一百万担茶叶，大半来自福建，当地茶农种的都是宝源祥的伙计带去的茶种，农具肥料也是宝源祥放钱置办的，都订了约，说好明前分品相收购，通扯下来，一担要二十两银子。即使今年洋人一担不收，我也要照单全买，白纸黑字，抵赖不来的。更兼着，小同行那里早已下了订书，签字画押，每担二十二两收他们二十万担……”

“慢着——”唐廷枢突然打断了徐润，“我略算一算，你这百万担茶叶，要投下千万两本银才够，你断不至于有这么多资本。从钱庄借了多少？”

徐润一脸惨白，“不瞒景翁，为了收茶，我已在上海、苏、杭的钱庄借了五十多万，算下来，明前茶上市，还要再借三十万才够，利息都是八厘。要是茶卖不出去，光这钱庄索款——”

“五十多万本银，八厘息，清明后你就得付近六十万两银子，没钱你就只能贱卖茶叶，这本息一算，你吃亏就大了！”唐廷枢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雨之啊，你这步棋连险棋都算不上，简直就是一步死棋！”

徐润长叹一口气，以手遮脸，无话可说。

见他这样颓唐，唐廷枢却转而淡然一笑，道：“险固然是险，但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这几年我在怡和不是白做的，怡和这么多洋人，总有几个和我相好的，再加上海关税务司的几位‘客卿’^①与我交情也不浅，只要银子铺路，自然能打听到确实的底细……”

“你是说，这里面还有机关？”徐润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下来了兴致。

^① 客卿，指清政府中的洋雇员。



“就是这样。我四处打听泰西^①今年市面，印度大吉岭茶叶丰收不假，可英、法几国压根就没有行情不好一说！反倒是各处订单纷至沓来。克锡口口声声对我讲，今年怡和只收三十万担，足足比去年少了一半，可我买通了专管泰西订单的洋人，一查账略，实则已经收到泰西各国订单七十多万担！这还只是怡和，算上旗昌还有其他几家做茶叶出口的，我估算，今年这茶叶，洋人怕是要收足两百万担。你看，这不是大有玄机么？”

“原来这样！”徐润一拍巴掌，“洋人太会算计！今年明着要多收十万担，却从去年就四处散布，说要减价收购，现在又一开口就减三成，摆明了要把我们骨头熬出油来。景翁，咱们不能任人摆布，要和他们斗一斗！”

“斗虽斗，咱们自己也要掂掂斤两。”轮到唐廷枢踌躇起来，“洋人的底牌咱们已经摸清。这下就算是明牌比大小而已，谁的实力大，谁便能吃下对家。我粗略一算，你有一百万担，我这里二十万担，市面上零散屯在小同行里的茶叶，如今离春茶上市还早，算不出来，可咱们要未雨绸缪，朝多处算。我估摸着，总得做好再吃进八十万担的准备。小同行那里收茶叶，要做到一网打尽，不能有一家遗留。你我二人在茶业公所，谅来还是有这个人脉，出面牵头，没有人不愿意的，只是这价钱就必须丰厚，否则便聚不齐人心。我看至少要按二十八两算。粗略估来，要吃尽市面上的茶叶，至少还要出二百三十多万两银子。”

“二百三十万……”徐润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不瞞你，景翁，我已是山穷水尽，你能拿出多少？”

“我这里拿出八十万，再找同宗殷富凑个二十万，应没什么难处。你那里也别忙着哭穷，再拿十万我想应还是办得到。”

“十万……想想办法还是可以，可还差一百万。”徐润皱着眉头搜肠刮肚思索着，“到哪里去找？”

“有现成的财神爷放着，为什么不去求？”唐廷枢倒是胸有成竹。徐润眼珠转了几圈，顿有所悟，低声道：“阜康？”

“对！就是阜康，也唯有阜康。胡某人这几年代理浙江藩库，又替左宗棠办理西征军饷，更兼着做生丝生意，家底极为殷实，绝对远在你我之上！而且雪翁讲信义，重诚信，又和洋人银行广有来往，只要他肯出手——即或不出手，暗助你我，大事可成！”

“胡雪岩……”徐润琢磨半晌，道，“虽然他做生丝，我做茶叶，来往不多，但如果只有这条路，也只好勉强试一试。只不知有什么办法可同他搭上线？我觉得此事还是隐秘为好。”

“眼下就有个机会。”唐廷枢淡然一笑，胸有成竹，“今天上午，太古郑观应^②送来张帖子，约定了明晚在迎春楼小酌。说是小酌，其实英雄帖遍撒沪上，胡某人也在受邀之列，听

① 泰西，指西方，下同。

② 郑观应，1842—1891，字正翔，号陶斋，晚清著名维新思想家，《盛世危言》作者。

人说已允了要去。我们联袂赴席，中间找个便利和他接上线，成与不成，一谈便知。”

“好！”徐润听到此处，觉得千难万险之中，还有一丝生机，不由得喜从中来，笑道，“他郑陶斋的这桌酒我是吃定了！不过话说回来，平白无事，郑观应又是请的哪门子客？”

“这谁管他？”

太古洋行^①总买办郑观应刚满三十，也是广东香山人，又和徐润相仿，亦是十余岁便入了宝顺洋行当买办。当年徐润任总买办时，郑观应则管理宝顺的生丝生意，并兼管轮船揽载。说来两人也算同事一场，四年前徐润离开宝顺创立宝源祥，郑观应也到了太古任总买办，一个做茶叶，一个经营生丝、轮船，交往反倒少了。

这迎春楼也有郑观应的股份，此刻他便站在厅堂外候着贵客，远远见一辆紫黑发亮“亨斯汀”马车辚辚而来，这马车全上海只有两辆，一辆是徐润的，另一辆则是唐廷枢。再一看拉车的两匹马，乃是纯种雪白的阿拉伯马，情知是唐廷枢到了，忙含笑迎了上去，车门一开，却见唐、徐二人，不由得笑道：“上海都说，景翁和雨翁是掰不开的一对儿，怎么就到了马车都要乘一辆的地步？”

“市面不好，”徐润笑道，“我早把那辆马车给卖了，无以代步，只好打景翁的主意。”

“笑话！谁不知道雨翁你在茶叶场上一手遮天？你要是无以代步，我就只好沿街行乞了！”郑观应一边笑着，一边指向身旁立着的一人，向唐、徐二人介绍，“给您二位引荐一下，这位是盛宣怀^②盛观察，如今是直隶第一个红人——杏翁，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唐景星、徐雨之两位商界大才。”

唐廷枢其实早已看到这位含笑鹄立在郑观应身边的“盛道台”，只见这人面貌年轻，看上去绝不到三十岁，身材微瘦，穿着件青色府绸袍褂，戴着顶镶金青天湖石帽，一根鞭子油光水滑，显得精神干练卓尔不凡。

这边盛宣怀上前一步，给徐、唐两人抱拳一拱，笑道：“陶斋兄言过其实了，我哪里算得上什么红人，不过是傅相^③手下一个办事的。倒是两位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得见，晚生就算是攀上了高枝，日后多有请教的地方，还望二位不吝赐教。”

“哪里的话，不敢当，不敢当。”徐、唐二人此时心思何尝放在这素不相识的盛宣怀身上，一边抱拳还礼，一边敷衍着，郑观应把两人让进屋，徐润问：“听说陶斋兄你这桌酒摆得阔气，连郁老大那里都递了帖子，老人家到了没有？”

徐润这话其实是声东击西，他无非是想打听胡雪岩是否到场，却搬出了沙船帮领袖郁松年^④来问。郑观应答道：“老人家帖子是收了，不过尚未移驾过来，想来一时半会儿也就

① 太古洋行，英文名：Swire，早期老牌英资跨国企业，如今仍在香港上市经营。

②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

③ 傅相，指李鸿章，当时除任直隶总督外，尚任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官场尊称傅相。

④ 郁松年，字万枝，号泰峰。清末大船商、藏书家。